

批判現代修正主义论文选集

第一輯

河南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	“人民日报”社論(1)
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斗争到底·····	“人民日报”社論(7)
納吉集团反革命叛乱給我們的教訓·····	“人民日报”社論(14)
欲盖弥彰	
——評鉄托 6 月 15 日的演說·····	“人民日报”評論員(18)
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为鉄托的演說喝采? ……	“人民日报”評論(25)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結一致是世界社会主义	
体系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証 ·····	苏联“真理报”的文章(28)
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 加强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結	
必須同南共修正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赫魯曉夫在保共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	(50)
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恰恰适合美帝国主义者	
的需要 ·····	康 生(78)
南修正主义者的“独立”和美援·····	李 何(87)
从納吉的反革命案件中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胡济邦(93)
附: 鉄托在拉宾發表的演說·····	(99)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

“人民日報”社論

今天是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馬克思誕辰的一百四十周年。从1844年以来，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因为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在帝国主义和無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就是在斗争中發展了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現在国际工人运动又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神聖任务，就是要同現代修正主义，或者說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毫不調和的斗争。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兩条根本不同路綫的斗争，这是关系国际工人階級事業和社会主义事業成敗的一場大斗争。

最近結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这是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概括地說来，这个綱領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階級的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用反动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無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經济学上是为壟断資本辯护，混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种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个綱領草案公然背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与去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

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宣言相对抗，同时也違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代表自己所曾經表示同意的六十四個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和平宣言”。这个綱領草案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經過列寧和其他偉大的馬克思主义者加以發展的革命理論的基本原則，一概叫做“教条主义”，而南共領導人自称为“教条主义的不調和的敌人”。

南共領導人所要攻击的“教条主义”，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無产階級革命和無产階級專政。但是，大家知道，沒有無产階級革命和無产階級專政，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南共綱領草案集中地反对無产階級革命，攻击無产階級專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陣营加以丑化，对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陣营則加以美化。这就不能不使人們对于南共領導人所說的“社会主义”發生了怀疑。

像各国反动派和中国資產階級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領導集团惡毒地誣蔑無产階級專政，說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極权主义思想、政治領導力量脫离劳动群众、停滯、社会主义發展畸形化以及內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銳化”。他們惡毒地誣蔑社会主义陣营，說它也有所謂“从实力地位出發采取霸权斗争的政策”。他們把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政治經濟体系，說成是“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团”。他們描写自己是置身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外，即处于所謂超集团的地位；他們認為美国操縱的联合国可以“使世界日趋統一”；世界各国，即包括帝国主义在內的国际經濟合作，是“走向世界經濟發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組成部分”。他們認為，“資本主义世界蓬勃發展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極其明显地証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些論点使人們不能不想起十

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右翼社會黨徒，如伯恩斯頓、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所謂“進化的社會主義”、“超帝國主義”、“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等等修正主義的說教。這種修正主義說教的目的，就是要引誘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階級放棄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而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現在南共領導人的說教，對於各國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也抱有一種狂妄的企圖，就是想引誘工人和其他勞動者走上向資本主義投降的道路。1956年11月間，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鐵托在普拉的演說中曾經說過：“實際牽涉到的問題是：新的方針是否會在各國共產黨內得勝——這種方針實際上是在南斯拉夫開始的。”“現在的問題是：是這條路綫（按：這就是所謂南斯拉夫路綫）得勝呢，還是斯大林路綫再度得勝。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這些話充分暴露了他們的野心究竟是什麼。

南共綱領草案出現在目前時期，決不是偶然的。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的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九億多人口中取得了勝利，資本主義總危機大大地擴大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正在經歷一個新的深刻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在加緊進行破壞。資產階級歷來破壞工人運動的手段不外兩種，一種是暴力鎮壓的手段，一種是欺騙的手段。在目前國際新形勢下面，在右翼社會黨的修正主義在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中的麻痺作用日益減弱的時候，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所提出的綱領，恰恰是符合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的需要。

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

說：“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現在事实已經証明，毛澤东同志說的这一段話不但針对着我国的情况，并且也适合于国际的情况。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义，或者說右傾机会主义。它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表現，它麻痺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資本主义。”宣言还特別着重地指出：“現代修正主义企圖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發展已經喪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圖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們否認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領導作用，否認無產階級国际主义原則，要求放棄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放棄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組織变成某种爭論不休的俱樂部。”宣言很清楚地描繪了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臉，南共綱領草案的內容正是表現了这样的一副嘴臉。

非常明显，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綱領草案所集中起来的一系列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的觀點，必須进行公开的毫不調和的批判。如果說，上一世紀末期和本世紀初期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展开理論批判是不可避免的話，那末，現在我們对于新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更加是必要的了。因为現代修正主义是由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党的領導集團，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統的綱領而

提出的，因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目的是在于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且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認為，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決議”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錯誤所进行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情报局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方法上是有缺点和錯誤的。1949年11月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決議則是錯誤的，参加情报局會議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后来已經撤消了这个決議。从1954年以来，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仁至义尽地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各国共产党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希望南共领导人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来，以利于南斯拉夫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南共领导集团拒絕了苏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善意的努力。在匈牙利事变前后，他們曾經企圖用所謂“反斯大林主义”来分裂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团结，在匈牙利事变中，支持叛徒納吉集团，而在他們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中，更提出了系統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綱領。南共领导人應該冷靜地想一想，难道南共放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坚持修正主义的观点，能够保持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嗎？难道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观点，能够有团结的基础嗎？难道拒絕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友好，拒絕同各国共产党友好，对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利的嗎？

我們認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分清大是大非，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列宁所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目前世界是处在东風压倒西風的新的历史轉折点。馬克思主义路綫和修正主义路綫的斗争，不是別的，而是反映了新兴的社

全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锐化的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化的斗争。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想躲避这个斗争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这个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1958年5月6日）

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斗争到底

“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针对着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情况，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的观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任务。”“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现在，反对以南共纲领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已经开始了，但也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就需要把这个斗争继续进行到底。

这样来对待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过火”了？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会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这是需要答复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以为，南共纲领即使是修正主义的，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最好也不要那样指明，以免把南共领导集团推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但是南共纲领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之有利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并不决定于任何方面的任何批评，而决定于客观存在的南共纲领本身。在南共领导集团起草他们的纲领的时候，并没有人指责他们是现代修

正主义者，或者預先断定他們將提出一个如此集修正主义之大成、如此攻击社会主义陣营而如此保护美帝国主义的文件。相反，就在南共領導集团拒絕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并且公开反对这个會議所通过的宣言的时候，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仍然对南共保持友好关系，并没有同它进行爭辯。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南共提出和通过自己的修正主义綱領。当南共綱領已經明明白白地違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的时候，你不說它是修正主义，除了不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觉悟以外，又能有什么別的结果呢？当南共綱領和南共領導集团的言論行动已經实际上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甚至美国的帝国主义报刊也已經毫不諱言“铁托的利益在將來很長时期內將与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是唯一秘密任务的同伙”的时候，你不說他們是为帝国主义效劳，除了讓杜勒斯之流嘲笑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一切事物的基本出發点，就是按照它們的本来面目去認識它們。我們不贊成把南共綱領和南共領導集团描画得比本来面目更坏，但是我們也沒有义务和权利把它們描画得比本来面目更好。正是从这个立場出發，人民日报5月5日的社論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決議，才一再指出，在一方面，共产党情报局1949年11月关于南共的決議是錯誤的，1948年6月情报局批評南共的方法也是有缺点和錯誤的，而1954年以来，以赫魯曉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糾正了这些錯誤，創議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且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另一方面，1948年情报局決議对于南共錯誤的批評，却是基本上正确的和必要的。基本上正确的和必要的批評，用了有缺点和錯誤的方法，这是可惜的，應該当作教訓的；但是形式同内容尽管不協調，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對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加以實事求是的分別對待，並且首先注意內容。現在的問題是，當蘇共和其他有關的共產黨採取積極步驟，消除了所有的缺點和錯誤以後，南共領導集團卻企圖利用1949年的錯誤和1948年的方法上的錯誤，根本否認1948年批評中的一切正確的東西，並且在各國共產黨久已不提1948年的決議以後，在南共的代表大會上對這個決議大肆攻擊。這樣，我們就不能不再一次看看1948年的決議究竟說了些什麼。

請看吧！這個決議批評南共領導機關“實行着一種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正確路線”；批評“南共領導者抱著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混為一談，並把它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同樣態度對待蘇聯”；批評“南共領導者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批評“南共領導機關修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這些批評是不是事實呢？難道南共領導集團不正是以自己的十年來的實踐，進一步証明了這個決議的正確嗎？對於這樣嚴肅的問題，多說幾次“任何人如果指望我們放棄我們在国际問題和國內問題上的原則性立場，那只是浪費時間”，難道就能表明自己有理嗎？由此可見，拿出1948年情報局決議來攻擊各國共產黨，對於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是幫不了忙的；它不會壓倒對於南共領導集團的批評，恰恰只能壓倒南共領導者自己。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對於各國共產黨的批評至今沒有作過而且也不可能作出什麼認真的答復。他們現在常用的武器之一是把這種批評說成是“干涉內政”。這當然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認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於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

义思潮的斗争，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义不容辞的。进行这种思想斗争，不但与国家的大小无关，而且与是否取得政权无关。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受着反动统治者压迫的一个小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他们进行这种思想斗争的权利。这种思想斗争同用强力或者阴谋的方法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毫不相干，同什么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等毫不相干，用这些题目去转移论点、进行诡辩和污蔑是可笑的。由南共领导集团来提出所谓干涉内政的控告，更是加倍可笑。难道南共不是首先在自己的纲领里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这本来也只对它们本国“有约束力”）大谈特谈，并且加上了一系列恶毒的头衔吗？南共认为“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为什么别国就该只管自己呢？为什么南斯拉夫的一些较小的社会主义邻国，例如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连只管自己的权利也要受到南斯拉夫的侵犯呢？好奇怪的逻辑！自以为可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受到反击，马上就装出一副可憐的“没有平等地位”的模样……算了吧！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有一种可憐的武器，说他们的这一套早就有了，为什么现在才这样批评？南共领导集团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确是早就有了的，这正是1948年情报局决议的根据。但是那时南共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观点还没有系统化。在社会主义各国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后，他们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系统地宣布这种观点。从1954年到南共七大以前，各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同南共领导集团进行公开的或者不公开的争论，大家知道，这种争论在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以后曾经达到高潮。这些争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一再表示愿意停止这些争论，表示愿意继续保持以至增进同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在1957年11月，南共领导

集团虽然没有参加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却参加了六十四个共产党的会议，参加了和平宣言。这一切，曾经使各国共产党保持相当的希望。但是南共领导集团却再一次地背信弃义，以怨报德。他们片面地撕毁了1955年、1956年、1957年苏南历次会谈关于扩大和加强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合作的协议，片面地背弃了和平宣言对于国际形势的原则立场，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若干国家的共产党在南共七大开幕以前，曾经向南共提出同志式的劝告，建议他们删去纲领草案中关于国际形势的显然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但是他们对于这些劝告的基本方面置若罔闻。相反，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攻击了慷慨地给他们以兄弟援助的苏联，攻击了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而对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却竭力表示逢迎感戴。这样，各国共产党在长期的仁至义尽的努力失败以后，才给这伙可耻的背叛者以应有的反击。南共领导集团现在责备别人不用同志态度对待他们，责备别人没有遵守约言。试问：他们是想愚弄谁呢？有什么严肃的人能够忍受这种愚弄呢？

当前全世界人民的最迫切的任务是保卫和平。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会不会妨碍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事业？“纽约时报”6月1日的社论帮助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它说：

“在今后数月可能产生出乎意料之外的和现在还预见不到的事态发展，以致其他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可能要求我们援助，而对我们来说，答应这种要求会是适宜的。……的确，最近几天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消息暗示，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看，过去美国在援助南斯拉夫方面所表现的灵活性是明智的。”看不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危险的人们请听吧！美国正在指望南斯拉夫的榜样会鼓励一些潜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的新的纳

吉，說不寬“在今后數月內”這些新的納吉就會造成某種“出乎意料之外的和現下還預見不到的事態發展”，以致他們取得了政權，並且像南斯拉夫一樣地向美國要求援助。這雖然是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幻想，但是從這裡不难看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在美帝國主義的顛復計劃中究竟有怎樣的用處，而反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對於保衛和平的事業又有怎樣的意義。同時，從這裡也不難看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同一般的中立主義有怎樣的分別：一般的中立國家起不了美國所要求的這種顛復作用，而且往往成為美國顛復活動的對象。反對南共的修正主義，不但是為了劃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界限，為了使所有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們認清南共領導集團的本來面目，因而有利於鞏固和平事業的核心——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工人運動；而且是為了使所有擁護和平的人認清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認清戰爭的危險在什麼地方，這當然更加顯著地有利於和平事業。

但是劃清界限並不意味著斷絕邦交。南共領導集團訴苦說，人們批評他們對美帝國主義的奴顏婢膝，就是強迫他們同美國斷絕邦交。這不過是故意耍賴地把兩件不同的事混為一談罷了。他們用同樣的方法吓唬人們說：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批評南共的修正主義，就是重演1948年到1954年的歷史，就是威脅這些國家同南斯拉夫的外交關係。但是這是吓不了人的。1948年以後的歷史不會重演。只要認清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本來面目，那末，他們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工人運動的破壞就比較容易制止。退回到1954年以前的狀態是不正確的。無論如何，南斯拉夫的勞動人民是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希望同社會主義各國人民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既然可以同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外交關係，為什麼不可以同南斯拉夫保持這種關係

呢？但是，既然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己不願意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兄弟关系，那末，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关系降为普通的外交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他們自己以及別人就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南共綱領在許多地方表明，南斯拉夫是贊助和平的，这虽然不足以表示这个綱領的馬克思主义性質，但是只要南斯拉夫願意这样作，我們相信，社会主义各国也一定会繼續在維護和平的問題上同南斯拉夫合作，犹如在这个問題上也能夠同若干資本主义國家、若干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合作一样。列宁在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曾經这样引用馬克思：

“如果真要联合——馬克思当时向党的領袖們写道——那末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尽可締結条約，但决不要拿原則来講交易，决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指示也就是我們的行动的指南。我們認為，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斗争到底，在这里沒有可以讓步的地方。但是無論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各国，或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各国共产党，今后仍然可以“締結条約”。至于究竟能否“締結条約”和締結怎样的“条約”，这將首先取决于南共領導集团在今后采取什么态度。

（1958年6月4日）

納吉集團反革命叛亂給我們的教訓

“人民日報”社論

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叛亂的罪魁納吉和他的同伙八人，已經由匈牙利政府分別判處死刑和徒刑。這是那些企圖與帝國主義者里應外合，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進行反革命復辟的分子的應得的下場；這是那些舉着修正主義白旗，妄想把人民拖回資本主義的苦難深淵去的叛徒的可恥結局！

匈牙利最高法院人民法庭以廣泛、確鑿的人証物証，証明了納吉和他的幫凶，遠在匈牙利事變之前將近一年，已經進行秘密的叛國活動。這些叛徒早就想奪取政權。他們曾經成立了好幾個秘密的中心來指揮武裝叛亂，並且得到了帝國主義者的支持。這些出賣匈牙利人民利益的叛徒，終究不能逃脫匈牙利人民的嚴正制裁。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為領導核心的匈牙利人民，在蘇聯的正義援助下，舉起了鐵拳，打斷了反革命的脊骨，保衛了社會主義的事業。

1956年10月納吉黨徒所製造的反革命叛亂，對於匈牙利人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給了重大的教訓。教訓之一就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在實現了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之後，不但要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必須進一步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粉碎一切圖謀反革命復辟的政治力量，徹底地清除資本主義勢力和資產階級的影響，使廣大人民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問題上真正作到明辨是非，堅決地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决地反对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有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严重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潜伏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势力，就必然伺机而动，兴风作浪，破坏甚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非此即彼：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不留情的。匈牙利的纳吉反革命集团的叛乱证明了这一点，纳吉的朋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也说明了这一点。

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中说：“必须指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取得政权以后，工人阶级面对着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技术基础的严重任务。同时，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大。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莫斯科宣言的这段话，值得各国的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各国的爱国人民深思和牢记。

纳吉反革命集团的叛乱所以一度使匈牙利的局势陷于危险和混乱，表明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者工作中的巨大缺陷。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不但是由于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由于他们滥用职权，而且首先是由于他们没有进行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来认真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使得广大群众在同反革命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尖锐斗争中充分革命化，也就是没有为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坚强的群众基础。因此，修正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反社会主